

爱情千般不是 它却可摆平一切计较

沈宏非，专栏作家。写美食，他被捧为“食神”，但是他不会做饭，只是爱吃；解答男女困惑，有人说他想恋爱经验丰富，他说自己只谈过一次恋爱，没离过婚，结婚20多年，已经快银婚了，只是爱好八卦，把男男女女的提问当成小说看了。沈宏非在《周末画报》写了两年情感问答，遍阅痴男怨女离奇百态于纸上。他的回信，嬉笑怒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他带着《痴男怨女问沈爷》一书，见南京的男女。沈爷告诉你，其实“所谓彪悍的人生，就是绝不能被生活欺骗，有机会还要要欺骗生活”。

□快报记者 戎华



沈宏非自嘲：文如东坡，人如东坡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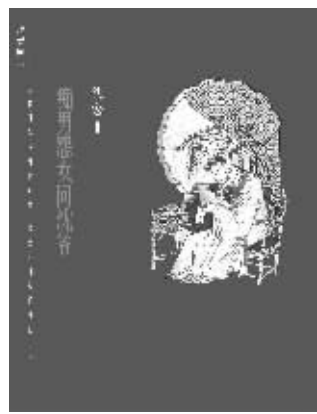
主持人：戎华

80后，狮子座。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谈论爱情时别人又在说些什么？我们随手记下只言片语，它不是爱情的标签，只是一点零散的碎片，怎么组合由你决定。

邮箱：viviyc@126.com

不要被“小三”“剩女”“备胎”等名词压迫



新书中，沈宏非谈痴男怨女众生相

爱周刊：读者来信中，痴男怨女的问题挺多的。

沈宏非：肯定选择多了，不像以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选择。如今，婚姻也不是很必要，因为不少女的挣得比男的多，起码不会比男的少。

爱周刊：选择多对于我们情感生活是好还是不好？

沈宏非：肯定是好的，社会进步嘛。以前因为经济压力，能忍就忍了，现在大家都有选择的自由。人之所以变得纠结，一方面是选择多了，一方面是来自传统的压力，家长、对方家长、同事等的压力。现在很多人情感问题会跟职场问题混在一起，同事啊，上司啊。

爱周刊：读者来信中，相对集中的问题有哪些？

沈宏非：小三问题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剩女问题，基本上跟社会上的“热点”差不多。我同意韩寒说的，只有爱情没有小三。像“小三”“剩女”“备胎”之类的，社会上有许多新名词，大家都觉得被这些新名词压迫着，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自己往这里面套。其实每个小三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现在标签化很厉害。这些都只是名词，并无客观标准。但痴男怨女们宁可相信名词，受困于观念，而不愿或不敢去相信自己切身的真实感受。

爱周刊：你的口号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会不会有读者对此比较敏感，凭什么我的不开心让你开心？

沈宏非：不会，来信的都是匿名。这比广播里打电话的一对一倾诉要间接得多，广播情感热线，当事人就在电话里，所以会有顾忌。我这个是匿名来信，信投来了我又不能再追问，我不相信一封信就能解决他的个人问题。所以，帮他解决个人问题是从属，更多的是让广大读者娱乐一下。

爱周刊：写美食和情感专栏这两种文字，哪种写起来更畅快些？

沈宏非：有人会问我，为何从写美食华丽转身写情感？其实，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转身，像我这么笨重的转身，我想大概也没人爱看。中国有句话叫饮食男女，饮食与男女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吃饭就是吃饭，男女就是男女，两件事不能混起来，不然一件事情也办不好。对我来说，写美食跟写情感之间没什么缝隙或者门槛，都是一种套路的东西。美食专栏很难写，不大的篇幅，要有起承转合，情感专栏不同，采取的是跟一个人对话的形式，写起来很轻松，我想以后把美食专栏也改回问答算了。

劝人比骂人更厉害更恶毒

爱周刊：现在大家还相信一个人能点化自己，醍醐灌顶一下吗？你骂骂写信的人有用吗？

沈宏非：我作为作者，我劝大家不要相信，但我作为作者不能阻止别人相信。来信所述，通常只是片言只语，有很多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写信的人会有所隐瞒，因为他/她知道你会公开解答，所以我怀疑，男女苦主们对公开问题的渴望，程度上要略高于解决问题的迫切。其潜意识里只是想让大家来分享他的问题，重在诉说，倒未必是求解决。钱钟书先生说，劝人比骂人更厉害，更恶毒，因为骂还讲究个你来我往，你骂一句，我回一句，劝人是直接讲个大道理，一下子把人摁住了，对方回不了嘴。

爱周刊：写两年情感专栏有什么直观感受？

沈宏非：我很兴奋。有时来信会直接发给我，有时是发给编辑，编辑再转给我。编辑有时会自说自话，过滤掉一些信，我是要求编辑将来信都给我看。一个人的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像我这样一个八卦的人也不能八卦到所有人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的故事。我每次看到读者来信，都当成小说来读，而且是真实的事情。这将我人生的宽度拓宽了很多。我都是怀着很兴奋很八卦的心情来写情感专栏。

爱周刊：你的文字既能犀利地捕捉，又能有条理地讲述，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沈宏非：很好猜，就是任何星座书里都会提到的令人讨厌的星座——处女座。

爱周刊：看沈老师的书，感觉大快朵颐，想问一下，这些给您写信的痴男怨女们有没有什么下文？

沈宏非：你期待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作为作者一直期待的。可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再给我来信。这个事情让我怀疑，这些来信是不是机器人自己编出来的。

爱周刊：如何看待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沈宏非：让我一个已近银婚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没什么说服力。不能说我自己的婚姻，然后鼓励大家去离婚，对吧？尽管我个人是这么个状态，但是我还是觉得离婚率上升并不一定是坏事。

爱周刊：很多男女对婚姻问题的纠结是不是因为双方对婚姻看法不同？

沈宏非：当事人双方对男女婚姻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对女人来说，婚姻是双方关系的开始。对男人来说，婚姻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结束。男人最用力最发力的阶段是追求，追求到手了结婚了，这个事情就over了。女的会觉得自己被追求，这个事情拖了很久后，从了，双方关系开始了。对婚姻这个期望值的严重不同，造成了男女双方的落差。一方认为是开始，一方认为是结束，能走到一起吗？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醒女人把对婚姻的期望值降低，男的把对婚姻期望值提高，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收到男性来信如获至宝

爱周刊：在网上搜了一下，您说自己已近银婚，那就是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毕业就结婚了吗？

沈宏非：没有，我是1988年结婚的，1984年大学毕业的。我们是大学同学。

爱周刊：情感问答已经流行好几年了，评价一下回答情感问题的这些专栏作者吧，比如连岳、洪晃等。

沈宏非：情感问题一直都有，不一样的是在媒体上处理它的方法。情感问答是一种，非诚勿扰也是一种，像文岚的电台节目也是一种，每一个媒体都有针对的不同读者，针对读者群选一个适合自己的作者。其他人的文字，我碰到了就看，追着看谈不上。

爱周刊：会有情感问答更新颖地适合专栏作家的文体吗？

沈宏非：就是写一个长篇小说，也解决不了情感问题。问答从根本来说，它还是一个“秀”，并不是以解决来信人的问题为出发点，它更多是一篇文章。专栏作家只能在这篇文章里自圆其说，把这个问题说圆了。

爱周刊：现在很多感情问题都跟物质问题有关。许多男的经常会评论说，现在的女孩特别现实，您是怎么看的呢？

沈宏非：这个历来如此。中国人历来讲究门当户对。什么是门，什么是户，不可能真的指这扇门，这扇窗户，背后还是物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只是现在妇女解放了，敢于把这个问题说出来，没什么不好。我是觉得，与其在婚后说出来，还不如在婚前说出来。这些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歌颂一下爱情：爱情即便有千般不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摆平一切的计较。真有爱情的话，你就把自己智商降到最低好了，这些完全不会考虑。

爱周刊：很多情感专栏作者都有女性视角。比如连岳，他会觉得女性比男性进化得高端一点。你是妇女之友吗？

沈宏非：因为在传统的男女关系中，女性一般会被认为是弱势的，站在弱势的一方说话，这也对。我没有刻意这样，我只能站在我的个人立场说话，我是男的，我只能代表男的话。我会过滤掉一些同性恋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个人没有这方面体验。

爱周刊：《周末画报》是一男一女回答同一个问题，你跟庄雅婷老师会有男女视角差异吗？

沈宏非：差异当然很大，当初编辑这样安排，就是这样一个目的，一男一女各自站在自己角度回答。我个人对自己的性别并不是特别看重，我把自己定位成在街上摆摊算命的，我很多口气都是街上摆摊算命的口气，算命的人也跟我一样，听别人说几句，然后就开始推理剧情，大家娱乐一下。

爱周刊：给您写信的男女比例是怎么样的？

沈宏非：当然是女的多，大概是三七开吧，男的占三成，女的占七成。前阵子，著名编剧王海鸰发了一条微博说，从她接到的来信看，中国家庭大多数问题都是由男方行为不当导致的。后来我回了她一条：给她写信的基本都是女的。随后，在微博上有个蛮有意思的讨论，男的遇到情感问题不太会找人倾诉，自己消化自己扛。我偶尔收到男性来信就会如获至宝，希望他继续来信。

体育比赛切勿在家模仿

爱周刊：您的新书名为《痴男怨女问沈爷》，现在这个社会，看上去男女都比较干脆，斩断情丝的时候很少犹豫，到底现在什么样的人还在“痴男怨女”呢？

沈宏非：“痴男怨女”这个词要看怎么理解。往小的理解，可以说在情感方面遇到困惑的一些人。往大的理解，可以说是在红尘中打滚的芸芸众生。

爱周刊：文岚在节目中遇到这样一个求助。有个女人，她认识了一个男人，离婚了跟了这个男人，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虽然，女人觉得这样也挺幸福的，但周围人瞧不起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沈宏非：每个小三都不一样。我给不了统一的答案，我也只能站在公平的角度，如果两个人都是单身，这没有问题。如果两个人一个单身，一个不是单身，这有问题。英语里婚外情单词是affairs，我觉得这个affairs unfair（不公平）。最好是让affairs fair（公平）。

爱周刊：有这样一种男人，能周旋于好几个女人间，您怎么看这种婚姻变异的方式？

沈宏非：这样的人我也见过。我设身处地地想过，我羡慕不来。这需要特殊的能力、体力以及精力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被上天赋予了这些能力和智力，对他来说也不太人道。我有时站在局外人角度，看这个男人忙在百忙之中，把每件事情都摆得很真，就像看一场精彩的体育比赛。用套话来说，这些人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切勿在家模仿。

爱周刊：有人说幸福的婚姻是以美好爱情为基础，又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您怎么看？

沈宏非：你刚才提的两个提法，爱情是美好婚姻的基础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间是一种自证。你相信了前者，你才会相信后者。爱情可以导致婚姻，没有爱情也可能导致婚姻。有很多种男女关系的方式都能让我们还不错地度过这一生。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是一种，不能说我们祖祖辈辈媒妁之言的婚姻就没有爱情，他们过的是牛马不如的日子，先结婚后恋爱也是一种。

爱周刊：许多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会觉得看您的情感回答过瘾，但是一些少男少女未婚男女会觉得您的文字太残忍了，把很多美好都撕破了。

沈宏非：我写的书肯定卖不过青春文学。青春期的爱幻想多强烈，我只是螳臂当车，完全不起作用的。我个人年轻的时候也看了很多爱情小说，中国的外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些非常害人，特别是琼瑶的爱情小说，她给出了一种既定模式。上次在上海读者见面会，有个读者说，她一直在等待真爱。我问她真爱是什么，她回答不出来。“真爱”是她从琼瑶小说看到的一个概念。当场有人说，真爱就像被雷劈。当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回答很准确。回去我想了想，这个回答也有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雷劈过”。

爱周刊：张大春对您的评价是“文如东坡，人如东坡肉”，喜欢这个评价吗？

沈宏非：我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以前文人之间的调侃。张大春来上海，喝醉了酒之后就喜欢给人写字，那天在朋友家，大春老师问我要写什么。我说就写这两句好了。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不是他对我的评价，是我的自嘲，不是他嘲。就像自杀和他杀，不一样的。